

白門原約
臺灣之獄
五口衅
四國合縱

瑞之

中西紀事 卷八至卷十一

中華書局影印
新編全蜀王集

新編
全蜀王集

卷之三



中西紀事卷之九

白門原約道光二十二年

江上蹇窓

壬寅白門之撫是時所議各條抄傳在外予答友人書論其事茲核以後來之事多德中者因據其大略於左

一撫議內稱通商馬頭一廣東一福州一廈門一寧波一上海凡五口查粵東之香港已於上年奏給在先此時正宜與之說明作為粵東馬頭不許牽及廣州省會乃該夷竟以香港為已得之馬頭輒欲得龍望蜀且五口通商彼寄居之而我取其稅固猶然中國之版圖主客之勢異焉若香港一島已與割地無異將來一切地租雜稅皆輸之於英夷求如澳門之歲租五百無其實而猶存其名者且不可得予竊慮汾陽之田之不復返也既給香港又准在粵東通商是二口也閩省界以廈門又索福建省會奉

諭飭以泉州換給卒不行是閩中亦二口也浙之定海孤懸海外然無險要之可守乾隆年間夷人屢請在舟山建立馬頭奉

旨駁回迨伯麥攻陷定海遠欲在此通商浙撫劉韻珂臚陳八弊今因索寧波不復言定海而浙撫向爭定海今郤不爭寧波予謂既得寧波則定海是其出入之匯何待于索江蘓既得上海則吳淞亦然是浙江名為一口實亦二口也

通商馬頭東南四省一氣聯絡向則開門揖盜今且入室操戈矣

此壬寅私議之原臺而後

來應驗遂不出意料中如香港馬頭近見西人月報已隸英國埠下與麻六甲新嘉坡无異又核其所收地租雜稅各款每歲可得十餘萬居然中國大閩一歲之額安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見第三條中後見中報丞歸田瑣記有致劉中丞鴻翔一書中云孰需亦知該夷所以必往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事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眾福奸已得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某國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湯白方伯以乞假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汎各兵開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武夷可知又言以福建而論必不能富強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各省不一而足倘援福州之例于山東索登州馬頭于直隸索天津馬頭于中原于清

遠東索錦州馬頭則槩將唯命是聽乎况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援
英夷之例齊于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亦將唯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海
尚有百十里之遙蘓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城外距翕梧海門亦
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
州之例于各省會城然請分設馬頭將何詞以拒之按以上云云核以後來之事無不億中以附識于此以証予說之合

一約內但載通商

之馬頭而不及其不准通商者是蹈粵東之故轍也靖逆以六百萬圖了粵東
之局而不及江浙今又了江浙閩粵之局而不及山東天津在當日誠慮其晝
蛇添足有意外波瀾然當二十年義律天津遞書回過山東求見撫軍安知非
藉以察看登州一帶地形以為異日要求張本至其滋擾浙江又播散流言將
由福建廈門再赴天津要求一切具見靖逆將軍及浙撫章奏中在該逆聲東
擊西原不足信惟天津萬無通商之理正宜與該夷申明厲禁載入約中以杜
其覬覦之漸乃恐別生枝節一味含糊萬一二千一百萬清欵後該夷以一火
輪船徑赴天津要求通商則當事者豈不又費一番唇舌邪況遠東環海為衛

居庸關外寶

陪京神靈安寢之區而上海沙船之至關東者以自南北行為回空自北南行
為正載是則九州之上腴天地之奧區烏可不慎與

議撫之次年彌利堅人果赴天津呈請通商經部中

英夷入天津亦即此意近日天津議撫遂求奉天登州各海口十年換約遂增入天津通商一條此皆二十年前德度之不幸而中者一約

內二千一百萬之款內有烟價六百萬商欠三百萬皆為重給何者粵東之六

百萬名為追交商欠實烟價也二萬餘箱之值義律曾索一千二百萬經彌人

核其成本減半給之推算相數銀數正與六百萬相符若使靖逆當日據實陳

奏何至白門撫議又生六百萬葛藤即使濮馬等任意浮開亦可援揚商三十

萬之例照數劃抵況靖逆以追商父為名商父之數于官何措立亦何從得其

確數是則六百萬之增款仍是義律在粵所索之價以不足又增商欠三百萬

豈非多多而益善哉若夫軍費之一千二百萬當日何以不向該夷詰問中國

興兵三載所費餉需數千萬亦應責令該夷繳出以間執其口傳聞當日議及

此款張棄拂衣而起是在濮隸庸流尚知心抱不平怒形于色乃以一品四品

大員當日議款鹿澤長舒恭受隱忍而甘一詞莫贊所謂折衝于口舌之間者居間緩頰蓋一道一府也隱忍而甘一詞莫贊所謂折衝于口舌之間者何在尤可異者受賄之款迥非逋欠可比按年分給偶有短絀何足計較乃至並加息一層無敢與辯亦經載入約中粵東爭平粵東六百萬夷人白門爭息商虧二百萬至軍費名目起于白門遂于八年寇天津索償二百萬迨十年寇京師又增四百萬然法夷亦效尤索之如數作倂之禍蓋不知伊于胡底矣

該夷狂吠之聲足令強者決皆懦者掩耳已商久名目始自粵東其後因粵民燒其行棧遂于八年寇天津索償二百萬迨十年寇一約內絕不提烟土一字若以為既撫之後聽其私售則內禁之弛姑勿具論而該夷弁利于中國者實即以此為大宗令貨物有稅烟土無稅是得小遣大官課日形其絀抵欠曾無了時也若竟以此定其稅則如許乃濟奏請開禁之原議則彼逞其桀黠勢必閼闊鬧稅聽其夾帶偷漏而後已徒使我博收稅之虛名不受漏卮之實禍也昔明人因中官累擾請罷市舶司議者謂中官可罷而市舶司必不可罷以國家大利之權未可操之于商販之手也今自通商議行鴉片禁弛於是利權操之於外洋而烟土遂為各行之首業此豈特漏卮之

患而已哉壬寅通商之後鴉片之禁大開直至咸豐八年始定稅則是法窮則變也

一約內准其通商各夷除俄羅斯外皆得受例入口而當日彌利堅不預法即西亦後至於是白門之約專了英人一局然所燒之烟非英夷一家之烟商欠之數亦非英夷一國之數若各國見英人一朝逞志償其積年之逋欠安知無接踵而效尤者當英人驕蹇粵東奉

旨停其貿易其時各國貨船皆被英人攔阻遂思各帶兵船與之理論惜其時中國无居間諜間之人使之以毒攻毒白門之役浙江省探報有近時粵東新到夷船十隻之信而法人藉講款來上海又至江寧是皆覘成敗以定從違者此時賂款未清伏莽不動竊恐數十年後或分道而揚鑣或合謀而定從為中土之患者又豈止英夷一國而已哉欽議既成各夷皆在粵東援例以請而俄羅斯亦附英彌海船駛赴各口遂有二十年後

合從稱兵之事此皆億度而知其必然者

一撫議既准通商亦須申明舊章以定限制如乾隆間所定頭絲綢緞等貨皆

有成案雖

國家例禁積久漸成具文然外夷不能無顧忌也前年夷人擾浙曾望顧倡閑
關之議以為大黃茶葉關係外洋生命即使將來誠心悔罪奏懇通商仍不許
其逾額多運又另片奏澳夷互市亦請定以限制等因查舊檔乾隆中葉因危
魯叛賊舍楞逃入俄羅斯索之不與遂絕其恰克剛之貿易時大西洋各國
市大黃于粵每國限以五百觔防其漏入俄境也林文忠覆奏內稱歷來大
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石緣每人所用无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尚非必不可少
無之物不值為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石至五十餘萬石不
等現擬酌中定制設立公所稽查不准逾額多運即為箝制之方等語予謂
外洋欲以烟土漏內地之銀先以烟土漏內地之貨四州之大中國其一隅
耳昔人謂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紅謂其為末業也今以末業耗
民力衣食之源已虧而又操有限之具以給無窮之求百貨騰踊民力幾何

而不竭也竭中國之民力以供億外夷馴至殫終歲之操作不足供其燭火之一吹此豈特洪水猛獸之患已哉福州既得茶禁大開將來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加以各省之紅茶綠茶競趨其利其出洋較十九年之前何止倍蓰此固非印杖銷醫葡萄苜蓿之比也他如銅鉛鐵錫皆有常禁通商之後一任其予取予求不敢究詰然則二千一百萬之款特其太倉中一粟之利而議撫者貿貿也自天津新議行所定通商稅則條約入口出口皆有貨單除烟土已定稅則不與他貨之不中取五同科其餘則錢銀米穀荳石硝磺白鉛等物向例不准通商者今悉弛禁載入第五條約內其實自壬寅通商以後一律出口夾帶偷漏之弊與烟土同今悉弛之然餓羊之徒存者亦廢矣

一約內五口通商之地悉由該夷人挈眷居住查粵東開港定例不准夷人攜帶眷屬自道光七八年間有英人大班來粵託以患病需用人乳挈夷婦一名逗留在館旋被大府逐之去後數年義律來粵續充大班遂援前例今通商約內先將挈眷一層叙入欲以弛粵東之前禁也然五口之中如廣東

福州則有省會上海寧波亦有府縣城而約內未經分晰將來領事寄居毫無界限又將挈眷入城矣當二十年英夷破定海其兵頭伯麥者予見江蘇探報言定海有土人持其愛女以獻於伯麥一時夷船來浙多挈眷以從有年家子定海人聞變回籍安置家屬次年挈之至當途為予言初到定海鄰人屬通刺夷首可以紓禍不得已具衣冠拜謁該首亦報之如禮又見城鄉眷屬與女夷亦通往來是則祭野起半有之歎徙戎胎江統之憂夷人出幽谷而遷喬木華民服左衽而言侏儒母亦地氣之循環感應於人事者歟議之次年夏人即請入粵城卒釀粵中之禍而閩中已于道光之季擅在城內烏石山上起造房屋皆見前卷

一約內該夷之有職者與中國官員平行往來謹按

國朝故事凡安南琉球等國貢使之至中國者督撫皆坐堂皇通事導貢使人免冠拜伏屏息待命英夷自嘉慶二年十一年加拉威禮至粵爭謁見儀注制府從權許免叩見然猶免冠致敬當時制府離席立受聞者非之今約

內改用平行禮毋論其與

國體大有關係而該夷官職亦有尊卑大小之等級約中但分出總管屬員二層而該夷何者為屬員亦須令其來至海口時以本國咨會為憑今一概抹煞將來往海口之公司領事人等夜郎自大不受地方官約束此賈生所為倒懸之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者也

近聞該領事在上海每出入前驅者于塗皆屏騎從息鼓角以俟其過其後執導之行滬中自上海道以下遇領事與知府同品其實領事所理不過貿易瑣屑及華夷爭訟會同地方法官平其曲直而已自領事與監司敵體凡有華夷交涉事件徑行越訴不復知有府縣豈非首足倒懸之明證

一約內載傳習天主教者中國官須一律保護不得刻待禁阻等語查天主教自明季入中國

國初揚光先著不得已書攻之謂十三省皆有天主教堂是其由來已非一日後因新法參用西人奉
諭許自行其教不准傳教于華民續又嚴直省開堂之禁而傳者日多恒以

夜集堂男女一處今又載入約中將來白晝公行何所顧忌用夷變夏之漸
不可不防此約既定遂有二十五年法即西在粵請聽華民習天主教兩廣總督據以奏聞部議允行見前第二卷中皆自白門條約啟之也

一約內釋放漢奸一條尤不可解漢奸受雇于外洋或充其間謀或助之打仗被官兵擒獲械入獄中該夷即欲袒庇亦須假託彼國之人求釋官放帶回本國如洪任輝之往事中國雖掩耳盜鈴尚為名正言順令約內明指漢奸勒官放回是此輩恃夷犯法叛逆彰彰漏網而由昔日有罪尚須遠投外洋一自夷人寄居內地則竄身尤為自便矣予謂該夷業經就撫膺責令將夷船上所帶之漢奸悉數交出以清中外之疆界今不責漢奸於夷人而夷人乃索漢奸於中國是胥天下而為漢奸也英人曾在新嘉坡開設英華書院招致中國之文士束脩薪水皆數倍於中國又聞粵中罷兵後該夷行文照會粵東各府縣教官指出該處之某舉貢某生員令其資送出洋是相率而會漢奸者又不止刑餘商賈之輩而已宋之秦檜夫豈非漢奸之魁而和

議之戎首哉

天津之役殷兆鏞奏請李國太即廣東嘉應州人而魏默深曾識其父于金陵蓋已世為夷官父子同名猶外洋例也

附錄浙撫劉琨致金陵三帥書

撫局既定後患頗多伏念計出萬全自必預防流弊而鄙人不能不鯁鯁過慮者查英夷船隻散處閩粵浙蘇較多其中稱有他國糾約前來者又聞粵東有新到夷船十隻倘該逆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人託名復出別肆要求變幻莫測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該逆在粵曾經求撫迨給予銀兩仍復滋擾不休反覆性成前車可鑒此次議定後或又稱國主之言謂馬郭等辦理不善撤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該逆屢有前赴天津之謠去年來投書之某某今年委獲之部逆義子隊祿皆云雖給銀割地決不肯不往天津而現索通市馬頭又不及天津殊為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有關口應輸稅課萬一該逆仍向商船奸

阻勢必不能聽其病商擾課一經禁止必啟事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通商之後各省均照粵東定制民人與該夷獄訟應聽有司訊斷萬一案涉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又如粵東林維美之案何以戢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處海口仍須設防如脩造礮臺戰船添設兵伍營卡本以防海非以勦夷倘該逆猜疑阻擾以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今日漢奸盡為彼用一經通商須治奸民所有內地民人現投該處者應令全數交出聽候內地安插否則介夫夷漢之間勢必恃夷犯法從此不逞之徒又將陸續投洋匪徒有害良民萬一該逆庇護官法難施必尋衅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既定馬頭則除通商地面餘皆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闖入以致民眾驚惶或取牲畜或掠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必歸咎於官而輿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現任已將定海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綿更數里夷兵挈眷居住大有據邑之意倘各省均如定

海恐非通商體制腹內之地舉以畀夷轉瞬之間即非我有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凋敝之故由于漏銀出洋今各省內有夷船漏銀較前更甚大利之源勢將立竭會子交子之弊政將行國用民用之生計已絕嗣後雖准以貿易貨較前更須嚴禁漏銀出洋犯者无赦而奸隕之門即在于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至於議給之款各省分撥承示此項銀兩須勒紳富捐輸歸欵浙江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為數實已不少寧郡為全省菁華又被逆搜括一空去秋收成本歉冬間復遭雪災各屬飢民滋事即經勸捐賑濟體察紳富情形實已竭蹙從事若責以賂夷之款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江浙萬不能行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毒之氣勦故夷之銀可勸捐而賂夷之銀不可勸捐他省完善之地或有可勸捐浙江省殘敝之區萬難勸捐惟有據實陳明不敢妄有欺蔽惟含亮督之

再成敗安危之機自此而定如病症本合用大黃芒硝忽爾瞑眩一醫遽易

以參尤後醫知其設治仍用硝黃而銖兩輕減配方雜亂屢試屢劇於是庸醫羣以為硝黃固不可用投以大劑參尤不復瞑眩而自是遂成痼疾不可為矣就令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又惜死武官惜死而又愛錢加以兵無鬪志民有亂心帑藏空虛脂膏竭盡戰亦敗和亦敗然戰之敗敗于无人和之敗敗於失策道夷之反覆姑不具論即善後事宜而論已僥焉如不終日之勢導之為道者漢奸也除尋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為逆主謀以及荷戈相從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果散歸田里乎如仍混迹於夷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况夷既以兵脅和固以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來文武官吏皆將尹邢避面取人財貨掠人妻女又敢問乎一也名曰四處馬頭實則隨地可到假令從數十百里深入漸進又遨遊蘇杭嘉湖等處街市孰能禦之二也不軌之徒干犯國紀竄身夷館即屬長城三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又將執民以媚夷地方官